

指ス、其美ヲ王ニ傳ヘ、  
之ヲ寬赦スルヲ冀フナ  
故立號曰繆、錢大昕曰、  
此ニ據レバ、則秦穆公  
ノ諡當ニ繆アザルヲ如ク  
スベシ、所謂名ト實ト  
爽フナザレト曰フナリ、  
蒙恬ハ秦人、其官必自  
ル所アラシム。  
以是籍於諸侯ハ、方苞  
曰、劉說是ナリ、春秋  
傳ニ、非禮也勿籍トア  
リ。

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狼籍布於諸國。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畱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極明切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

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

死。顧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一句結取自悲酸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愆。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儉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臯病于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倖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竝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客。時故賓客。

○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

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

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

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其母忌。信陵君。其母忌。見君。及。之。賓客。為。爾。納。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其。母。忌。信。陵。君。其。母。忌。見。君。及。之。賓。客。為。爾。納。

二之耳張耳二謂フナリト、按ニ李說ニ從ハバ、去テ父ニ抵テ客タリ、父緊ト張耳ヲ知ル云云ト爲スベシ。

爲里監門以自食ハ、顏師古曰、監門ハ卒ノ職者ナリ、二人卑賤ヲ以テ自ラ賤ル。陳餘欲起云云ハ、胡三省曰、辱ヲ受ケル能ハズ、起テ更ト抗セント欲スルナリ、賤之ハ、其足ヲ賤ムナリ。

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淡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

○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

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頭無悔。秦之滅大梁

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

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

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兩里正衛也。

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使受

答。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

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自以也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

陳涉起。漸至入陳。兵

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

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

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

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

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

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

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

上謁陳涉ハ、顏師古曰、其謁ヲ上リテ見ユルナリ、上謁ハ、今ノ通名ノ若シ。

曠日曠日ハ、顏師古曰、曠ハハ勇ノ甚シキナリト云フナリ。

野無交兵縣無守城ハ、胡三省曰、六國皆與國

ト爲レバ、則兵鋒ヲ野ニ交ヘズ、諸縣皆秦ニ附キ、復六國ト爲リ、復秦ノ爲ニ城ヲ守ル者ナシ。  
恐天下解也、顔師古曰、解ハ其心ヲ離散スルヲ謂フナリ、通鑑解ニ作ル。

北有長城之域ハ、札記城ヲ役ニ作ル、云フ毛本、漢書ト合ス、各本、漢書ニ誤ル。  
頭會箕斂注漢書音義云、札記云、杭氏考證云、說文アリ、漢書注史到、其家、人人頭數出、斂、以箕斂之ニ作ル。

今已張大楚王陳ハ、方苞曰、陳勝初メ起ル、孤鳴ヲ爲シテ曰、大楚興リ、陳勝王タラント、此今已ニ大楚ヲ張リ、而テ故ノ陳ノ地ニ王タルヲ言フナリ。

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云云ハ、錢大昕曰、此范陽、注家所在ヲ詳ニセズ、師古深郡ノ范陽ヲ以テ之ニ實ツ、因テ讀フ通モト燕人、後齊攻ヘズ、而テ安ニ之ガ戰ヲ爲ス也、武臣白馬ヨリ河ヲ渡ルニ方リ、纔ニ十城ヲ降ス、安ソ能ク遠ク燕地ニ涉ラシ、且范陽既ニ降ル後、趙

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正義曰。解紀實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

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

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

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

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陳涉失職在此。索隱曰。案鄆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

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

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

桂陽。揚陽。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以供軍費。

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

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

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

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

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

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

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

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

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

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鯨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ノ地戰ハズシテ降ルモ  
ノ三十餘城、然ル後乃  
邯鄲三ノ武臣乃自  
立シテ趙王ト爲ル、然  
ル後韓廣ニ命ジ燕地ヲ  
略ス、豈未ダ邯鄲ヲ得  
ザルノ前、已ニ涿郡ニ  
抵ルベケンヤ、然ラバ  
則剛生居ル所ノ范陽、  
當ニ何ノ地ニ屬スベ  
キ、曰淮陰侯傳ニ稱ス、  
齊人勸通、又稱シテ齊  
ノ將ト爲ス、則范陽  
ハ必齊ノ地也、漢志ニ、  
東郡ニ范縣アリ、此即  
齊ノ西境、孟子范曰、  
齊ニ之ク、此地ヲ謂フ、  
趙世家云、蘇姓將ニ大  
ニ聞人ナ范魁ノ四ニ敗  
ル、司馬貞謂フ、范魁  
ハ趙ノ地ト、然ラバ則  
此范陽、蓋齊趙ノ界ニ  
在リ、モト齊ノ地、而  
テ亦趙ニ屬スベキ也。

慈父孝子莫敢刺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蔽。○李奇曰：畏秦法耳。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

獨介居河北注皆灼曰云  
云、瀨師古曰、二說並  
ニ非ナリ、介ハ隔ナリ、  
讀ア本字ノ如シ。  
不王無以填之ノ填ハ、  
鎮ニ同ジ。  
又不如立其兄弟、方苞  
曰、如疑フ當ニ知ニ作  
ルベシ。

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曰：戲地名。卻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在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斷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夏。瓚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徒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臧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

徐廣曰九月也

趙王乃與張耳

特以計賀王ハ、頗師古曰、力制スル能ハズ、且安撫ヲ事トシ、權宜ノ計ヲ爲スナリ。

趙王開出、頗師古曰、開出ハ開際ニ投ジテ微出スルナリ。

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開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章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

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





抄ムルヲ恐ル、故ニ垣  
堵ヲ築シ、以テ備道  
ヲ通ズ、顔師古曰、關  
ハ關及ナリ。

且有十一相全ハ、胡  
三省曰、十分ノ中、一  
二分以テ秦ニ勝テ、而  
テ相保全スルヲ冀フナ

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  
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

曰澤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音釋

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

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

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

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索

曰崔浩云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

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

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

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

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

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

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

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

豈以臣爲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

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索隱曰此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

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厠還

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

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

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

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

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

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

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

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式銳反。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

從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

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

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

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

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

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

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

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

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

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

甘公曰。注索隱齊楚不同。下。札記。劉歆七略云。字連甘德。志林云。甘公一名德。作甘。云。字連二字。當甘德。下。在。下。云。

陳餘亦復ハ、札記云、復疑フ後ナリ。

高祖笑僞ハ、札記云、舊刻誤、案原本ト合ス、各本僞ニ作ル、顔師古曰、其僞ハ、兩脚ヲ申ベ、其形笑ノ如キナリ。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

徐廣曰三二節而後結

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

曰四年十一月駙

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言甚慢

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

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

怒然則或宜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言六十餘人

濕冀州人謂懦弱為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

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留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留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

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

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索隱曰洿音作汗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

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要之

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則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壁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曰廁廁者隱廁之處因為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

何乃洿王為乎、胡三省曰、洿、染汙、スルナリ。

要之壁ハ、札記要之壁則三作リ、云フ毛本則字アリ、案原本及漢書ト合ス、各本並ニ脱ス、注空中ナク之ニ、謂之曰廁、謂之隱廁ニ作ル、音側ハ音側ニ作ル。

上變ハ、胡三省曰、變ハ非常ナリ、非常ノ事ヲ上告スルヲ謂フ。上皆并逮捕ハ、通鑑注劉賈父曰、逮ハ、其人存在スレバ、直ニ之ヲ追取ス、捕ハ、其人亡ク、當ニ時捕スベキナリ、故ニ或ハ但逮ト言ヒ、或ハ但捕ト言フ。一日、逮ハ易キ辭、捕ハ力ヲ加フルナリ、逮ハ徒ニ之ヲ呼召ス、捕ハ則東縛ヲ加フト。

使張敖據天下云云ハ、張敖ヲシテ謀ヲ遂ゲ、高祖ヲ執シ、天下ヲ取ラシメバ、豈汝ノ女ヲ少トセンヤ、必膏賈ヲ俱ニセント言フナリ。

立名義不侵爲然諾ハ、胡三省曰、義ヲ以テ自ラ立チ、侵辱ヲ受ケズ、然諾ヲ重ンズルナリ。灌公勞苦ハ、胡三省曰、相勞ヒ、且其苦シム所ヲ問フナリ。

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到。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者，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十刺剝。」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張亦刺也。漢書作刺。燕張晏云：燕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環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

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鞭。劇案章昭曰：與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輿。可。以蕪除也。河休注：公羊。荀音峻。荀者，竹篋。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爲荀。郭僕三者注云：復，器。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

以尙魯元故、札記元下  
公主アリ、云フ索隱本  
公主二字アリ、漢書同  
シ、顏師古曰、尙ハ猶  
配ノ如キナリ、易泰卦  
九二爻辭曰、得尙于中  
行、王弼亦以テ配ト爲  
ス、諸公主ヲ尙スト首  
フ者、其義皆然リ、而  
テ脫者乃云、尙公主ハ、  
尙書尙食ト同意、尙ヲ  
訓シテ主ト爲ス、之ヲ  
主掌スルヲ首フト、其  
理ヲ失フ。

及封張敖他姬子ハ、札  
記及ナリニ作ル、云フ  
王弼本及ニ誤ス。  
蘇氏樂昌侯、札記云、  
蔡本中統刻毛本、並  
ニ壽字ナシ、錢晉石云、  
傳末集解ニ據レバ、此  
句壽字、下句修字、皆  
後人ノ増ス所ナリ。

豈非以利哉、札記豈非  
以勢利交哉ニ作ル、云  
フ索隱本勢交ニ字ア  
リ、各本脫ス、注理下  
是字アリ。

心乎。乃仰絕。航遂死。韋昭曰。航。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航。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下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

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尙魯元故。封爲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

奉事公主。小顏云。尙。配也。易得尙于中。行。王弼亦以尙爲配。恐非其義。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

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

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

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

封爲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

人。壽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修爲信都侯。高后崩。諸

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

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

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相

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及據國爭權。

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

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

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

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乃去

印。勢利傾奪。隙末成毀。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

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

曰。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

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

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

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

本漢

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

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

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

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懷王

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

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

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

正義曰今晉州

爲西魏王漢王還

定三秦渡臨晉

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

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

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

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耳

索隱

緩頰往說魏豹ハ、漢書高帝紀注、張晏曰、緩頰ハ、徐言シテ譬喩ヲ引クナリ。

曰莊子云無異駢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

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

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

徐廣曰二年九月也

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

高祖本紀曰置三郡

河東太原上黨

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爲昌國有楚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

字仲常漁鉅野

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

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

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小

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

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

旦日日

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

昌邑注正義爲昌國ハ、札記昌邑國ニ作ル、云フ昌字、考證漢志ニ據テ補フ。

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札記云、漢字衍ナリ、按ニ漢書ハ漢字アリ、通鑑ハ田榮與越將軍印ニ作ル。

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散。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曰。碭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衆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令楚縣角名。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

便實守城阜、札記城ナ成ニ作ル、云フ官本成、各本城ニ作ル。

固陵注正魏國陵名、札記名上地字アリ、云フ

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阜。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正義曰。爲于僞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



各本通字ア脱ス、官本アリ、注苑丘ナ苑丘ニ作ル、云フ官本宛ニ作ル。

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

正義曰。從。

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

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

五年項籍已死、札記云、五年、行ナリ、上已ニ書ス。

正義曰。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

都定陶。正義曰。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

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

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環曰。今漢嘉是也。○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云。鄭屬京兆。○正義。

曰。華。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

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正義曰。上。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

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南面

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喋。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猶踐也。敵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

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

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答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道隘何傷。

楊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

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卽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蓼也。

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

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馴謂幾近也。○索隱曰。臣贊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

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

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

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

共俳笑之。史游急就  
謂云。俳優俳笑。是優  
俳一物而二名也。漢  
書戲笑二作。麗山  
論輸麗山。麗山。麗山  
ナリ。願師古曰。罪ア  
リ。論決セラル。而テ麗  
山ニ輸作ス。

獨患無身耳。蓋越等  
ノ四隣ニ甘ンシテ死セ  
ザル者ハ。獨リ其死シ  
テ身ノ亡アルヲ患フル  
ノミ。身ニシテ有ラシ  
メバ。爲ス所アラシ  
クスルヲ言フナリ。

伏後布故典番君婿案

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閩閩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

使布先涉渡河ハ、札記涉字ナシ、云フ各本渡上涉字ナシ、宋本舊刻ナシ、漢書ナシ、此ニ、先涉河ニ作ル、此從人勞注ナシ、混并ス、顏師古曰、涉ハ、舟楫ナシテ渡ルナリ、

布常爲軍鋒ハ、漢書前錄ニ作ル、札記云、注索隱前漢、考證云、今漢書錄ニ作ル、昔融戲下、戲ハ地名、項羽陣スル所ナリ、

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開、開謂私也、今以間音紀、莫反、開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開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鋒、鋒者、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

因太宰主之、顔師古曰、太宰ハ具食ノ官、信使國ニ入ル、必人ヲシテ之ガ主ヲシム、時ニ布太宰ナシテ、何ニ主ヲシムルナリ。此臣之所以爲使ハ、顔師古曰、此事正ニ是臣爲ニ來リ、之ヲ甘ハント欲スル所ナリ。

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請讓召布。漢書音義曰。請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

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

謂隨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

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

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

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

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

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

五八九

淮南王曰。九江王英布也。九江淮南之地。且布後淮南王ト爲ル。故之ヲ稱ス。通鑑改テ九江王ニ作ル。是ニ似タリ。

蘇淮南之兵。蘇ハ掃ナリ。漢書掃ニ作ル。顔師古曰。掃ハ悉ク之ヲ擧ゲテ地ヲ掃ク如キヲ謂フ。

垂拱而觀其執勝ハ、顔師古曰。手ヲ斂ムルヲ拱ト曰フ。執ハ誰ナリ。動搖セズ。坐シテ成敗ヲ觀ルヲ言フ。胡三省曰。垂ハ衣ヲ垂ルルナリ。

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執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

五九〇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ハ、胡三省曰、楚彭城、成阜、梁、陽、二至ル、中間梁ノ地アリテ之ヲ開ツ、彭越時ニ梁地ニ反ス、是楚ノ敵國ナリ、故ニ云フ。

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阜、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索隱曰：微，謂邊境亭。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晏張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阜，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

事以構、以ハ已ナリ、漢書札記立ニ已ニ作ル、顔師古曰、構ハ結ナリ、楚ニ背クノ事、已ニ結成スルナリ。

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

布甚大怒ハ、札記云、其大當ニ其一ヲ行スベシ、漢書大怒ニ作ル、按ズルニ、此亦旁注ノ混并ナリ。顔師古曰、洗ハ足ヲ濯フナリ。胡三省曰、輭御ハ、胡三省曰、輭ハ今ノ輭敵ノ若キナリ、御ハ服御ナリ。

上折隨何之功云云ハ、凌雅曰、高帝モト儒リ喜ハズ、而ルヲ況ヤ天下ニ已ニ定ルヲヤ、何ナ折ク、誠ニ本心ナリ、苦方ニ子ノ功ヲ圖ラント曰フ若キ、又帝ノ臣下ヲ駕馭スル所以ノ

誅梁王彭越醢之ハ、顔師古曰、反者誅セラル、皆以テ醢ト爲ス、卽刑法志ニ云フ所ノ、其骨肉ヲ道ス、是ナリ、按ニ醢音海、肉醬ナリ、候何旁郡警急ハ、顔師古曰、收捕セララルヲ恐レ、卽兵ヲ發シテ反セント欲スルナリ。

年十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

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

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

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

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

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

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

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

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

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

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

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

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

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

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

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

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

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

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微驗淮南王ハ、顔師古曰、微驗ハ其事ヲ顯言セザルナリ。

固當反ハ、札記固チ故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故、各本固ニ作ル。

言此三人者、札記言字ナシ、云フ各本此上言字チ行ス、宋本蓋刻ナシ。

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不顯言其事曰微驗。微一作微。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

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云云ハ、胡三省曰。齊ハ齊王肥所封ノ地。魯ハ楚頃ニ入ル。韓地ハ時ニ以テ淮陽國ニ益シ。魏地ハ梁王友ノ所封ナリ。下蔡縣ハ沛郡ニ屬ス。越ハ會稽ノ地ナリ。長沙ハ吳芮所封ノ國。時ニ其子臣嗣封ス。陳布六ニ都ス。淮チ阻シテ固ト爲ス。故ニ其西下蔡チ取リ。東劉賈チ取リ。以テ全淮ニ據ル。故ニ其轉運チ越ニ

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一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州來國。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野。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

歸シ、以テ自ラ厚ウシ、深固取ルベカラザルノ計ヲ爲スチ策ス、布長沙王ニ娶ル、故ニ其身長沙ニ歸ルヲ策ス、薛公其麗山ノ徒ニ出テ、應遠ニ及ベサルヲ料ルナリ。

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ハ、顏師古曰、一處ニ聚テ、互ニ相救ヒ、奇兵ニ出テ、而テ分テ三ト爲シ、テント欲スルナリ。

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野者也。○索隱曰。野音鳥。卦反。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

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爲

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

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

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

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

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

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

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

遇新四會。注案陰。札肥音保。下銜下亭名。四字アリ。非也。二字ナシ。送テ逐ニ作ル。云フ。銜疑フ。銜ノ誤ナリ。漢志銜。高祖。布ヲ破ル。都尉ノ治ト。蓋地近シ。上。通。鄧。城。ハ。胡三省曰。布ノ取。鄧。其。シ。キ。テ。故。二。壁。ヲ。堅。ワ。シ。テ。以。テ。之。ヲ。控。ク。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

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

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斬之鄉名。漢書作甄。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斬音機。沛郡斬城也。甄遂瑞反。布兵精甚。上迺壁

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

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

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

王。使人給布。僞與亡。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剛案晉灼曰。芮之孫回。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誘走越。故

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鄱

陽縣北百五十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正義

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率封者六人。



婦媚生患注索隱不得言  
此二據レバ、是謂本賦  
テ婦媚ニ作ル者アルナ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  
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  
白易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  
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  
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冒媚亦妬也。○索隱曰漢書  
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

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黃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  
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爲羽疑歸受  
漢杖黃赫見毀卒致無妄。

黃震曰布起驪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爲軍鋒得國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隋何說之  
歸漢遂滅楚垓下王淮南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姬啓覺竟以反誅愚謂布非反漢漢  
非少恩勢使然耳夫布於漢非蕭曹素臣服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方雌雄  
未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其勢不盡族  
之不止也故夫乘時微危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爲不可及也已。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終

五九九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  
淮陰縣也。

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

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  
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

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  
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

者主亭  
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  
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

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  
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

母漂。韋昭曰以水盪絮  
爲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

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  
音寺。吾哀

無行ハ、胡三省曰、善  
行ノ推擇スベキ無キナ  
言フ。  
治生商賈ハ、顏師古曰、  
行賣ヲ商ト曰ヒ、坐販  
ヲ買ト曰フ。

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

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

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跨。跨。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跨下也。何必須要作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正義曰。俛音俯。伏房六反。

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

徐廣曰。戲一作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

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

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

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

連用三奇字。

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

俛出袴下ノ俛ハ、俯ニ同シ、首ヲ俯スナリ。信杖劍從之、顏師古曰、直ニ一劍ヲ帶ビ、更ニ餘貨ナキヲ言フ。

適見滕公、滕公ハ夏侯嬰ナリ、初メ高祖ニ從テ滕令ト爲ル、故ニ滕公ト號ス。

諸將行道亡者ハ、漢書行字ナシ。

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

等指滕公

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

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

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

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

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

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

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

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  
ハ、漢書惟信作唯、  
句ト爲シ、注顔師古曰、  
唯ハ應辭ト、札記云、  
惟漢書唯ニ作ル、王本  
雖ニ作ル、唯雖字形相  
近シ、古亦通用ス、漢  
書ニ見ユ。

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音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暗於燒反。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向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猶嫺嫺也。漢書作灼。鄧展曰。灼。姁和好貌也。人有疾

印刷弊ハ、胡三省曰、  
刻ハ手弄シテ角訛スル  
ナリ。弊ハ、舊弊スル  
ナリ。

有背義帝之約ハ、札記  
云、有ハ又ト讀ム。

何所不誅、札記素隱何  
不誅、按劉氏云、何所  
不誅也ト注シ、何所不  
散、注素隱何不散、劉  
氏云、注トアリ、云フ雜  
志云、注ナ案ズレバ、  
則正文三所字ナシ、後  
人之ナ加フ、新舊新序  
並ニ無シ、按ニ漢書モ  
亦ナシ、何所不散、通  
鑑注劉負父曰、何不散  
ハ、兵散シテ以テ敗レ  
ザルナキナ官フナリ。

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刷弊。忍不能予。音義。曰。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

三秦王ハ、章邯、司馬欣、董翳ナリ。秋毫ハ、札記秋毫ニ作ル、云フ宋本中統游王柯本、並ニ同ジ、俗考ニ作ル、顔師古曰、秋毫ハ、微細ノ物ニ喩フ。

可傳檄而定也ハ、顔師古曰、檄ハ、檄書ヲ謂フ、傳檄可定ハ、兵ヲ用フルニ足ラザルヲ言フ。部署諸將所擊、部署ハ、顔師古曰、部分シテ之ヲ署置ス。

齊趙欲反漢ハ、札記欲ヲ亦ニ作ル、云フ亦字、宋本中統游王本同ジ、他本欲ニ誤ル。

隨。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案秋毫。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爲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

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

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爲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

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

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一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

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

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

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卻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

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

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

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音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爲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

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

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餽渡軍。徐廣曰。餽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以渡章昭曰。以木爲器如罌。以渡軍。無船且尙密也。

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餽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

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

降。定魏爲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

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徐廣曰。音余。闕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闕與

聚。闕音曷。又音媯。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曰。闕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

以罌欲渡臨晉。渡惟陸曰。案陳船以地地名。以木罌渡軍。楊慎曰。罌。罌。千。取。水。木。以。之。罌。水。二。浮。以。之。罌。代。罌。事。連。用。成。罌。器。成。二。取。罌。事。昭。說。如。罌。非。罌。師。古。曰。罌。罌。大。腹。小。口。ナル。謂。フ。

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陘并子三道之登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

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

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

關與索隱曰喋舊音歃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

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

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

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

車不得方軌ハ、胡三省曰、方軌ハ、車併行スルヲ謂フ。

倍則戰之、札記之字ナシ、云フ各本之字ナシ、雜志云、宋本無シ、上ニ涉リテ誤行ス、御覽上兵部引テ無シ、漢書通典如二倍シ、顏師古曰、多キ十倍スル者、以テ城ヲ圍ムベシ、多キ一倍スル者、戰ヘハ則勝ツベキナ言フ。能千里ハ、札記云、能ハ猶乃ノ如キナリ、古者聲近ク通ス。廣武君策不用、札記云、六字疑フ所ナリ、當ニ是後人下知其不用句旁ニ注シ、誤ニ正文ニ入ル、按ニ漢書此句ナシ。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ハ、方苞曰、山ニ依リ、葦木ヲ用テ自ラ蔽ヒ、而テ趙軍ノ出入ヲ窺マシムルナリ、山ニ登ル、故ニ趙軍覺ラズ。

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

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

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

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

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

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

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閒道

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閒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卽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

作卑山漢書作葦說文云葦蔽也從艸卑聲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

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曰徐廣曰音飡也○索隱曰如淳曰小飯曰飡謂立駐傳飡待破趙乃大食也今日

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食也如淳曰言破趙後乃當共他食也諸將皆莫信伴應曰諾謂軍吏

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洞星自并州流入井

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日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恆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

伴奔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

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

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

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

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ハ方苞曰先行出句ト爲ス萬人ナシテ先ヅ行キテ井陘口ニ出テ水ヲ背ニシテ陣セシメ然ル後信鼓行シ以テ出ルナリ注一名洞星札記同星ニ作ル云フ柯浚本洞ニ作ル

殊死戰顔師古曰殊ハ絶ナリ意チ必死ニ決スルヲ言フ

涇水上札記集解徐廣曰涇水通秦隴徐廣音通劉氏音脂ト注ス云フ合刻本皆脫ス

休畢賀札記云宋本休字ナシ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云云王鳴盛曰此二句當ニ武經七書某篇ニ在ルベシ記チ失シ考チ悞ツ太史公自序云漢興リ蕭何律令ヲ次シ韓信軍法ヲ中フ漢書藝文志兵書ナ分テ四種ト爲ス一穽謀内ニ韓信三篇アリ韓信云漢興リ張良韓信兵法ナ序次ス凡百八十二家要用ナ刪取シ定テ三十五家ヲ著スト信兵法ナ引キ以テ自ラ其用

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索隱曰如淳云效致也晉灼曰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

兵之勢也。證之於古。五又三篇。著之。諸家。序次。三十五家。ト爲ス。信ノ平日學問。本原。宿食。辱ヲ受ル時。萬ノ衆ヲ連テ。戰ヘバ。必勝チ。攻レバ。必取ル。昔。平日。學問。二本。テ。非。以。テ。嘗。試。スル。者。所。謂。市。人。而。戰。之。ハ。顔。師。古。曰。忽。チ。市。販。ニ。入リ。其人。チ。驅。リ。テ。以。テ。戰。シ。越。ク。モ。ト。習。練。スル。所。シ。者。ニ。非。ル。チ。言。フ。

農夫莫不耕釋云云ハ、胡三省曰。檢ハ。釋ナリ、

此當時ノ人、信ノ威聲ヲ畏レ、自ウ其生業ヲ得ル能ハズ、皆排テ釋メ宋ヲ釋テ、其衣ヲ檢釋ニシ、其食ヲ甘藷ニシ、以テ苟且夕ニ生シ、復タ久遠ノ計ヲ爲サザルチ言フ。

然則何由ハ、顔師古曰。山ハ。從。ナリ、當。二。何ノ計ニ從フベキチ言フ。釋兵ハ、余有丁曰、此上文、已ニ休兵ノ語アリ、此釋字當ニ劉解ニ依ルベシ、一例スヘカヲズ。

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郟下。李奇曰。郟音。今高邑是。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

莫不輟耕釋耒。褴衣甘食。索隱曰。褴。鄒氏音。瑜。夫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靡衣。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兵。魏賦曰。肴。醢。順時。劉達曰。醢。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達作醢。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饗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暴其所長於燕。

誼言者、誼ハ尊ナリ、蓋多辯者ヲ明フ。

正義曰。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鄆州。葉在許州。得蒯布走入城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

走入城皐ハ、札記成皐ニ作ル、云フ毛本成、各本城ニ作ル、下同シ。

六三三

六三三

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畱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為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

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

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

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

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

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

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

濰道渡水。札記道下信字。云。宋本中統游毛本信字。各本脫。

借道北。城陽。注正。錢大昕曰。此

城陽。是齊之地。濰州。或曰。非。

在濰州東南九十一里。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

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

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

信使者所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

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

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

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

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

往說齊王信曰。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

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色廣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

六一六

相背之背云云ハ、胡三省曰、微言ナリ以テ信ヲ動カシ、漢ニ背ケバ、則大ニ責キテ言フナリ。  
建號呼ハ、顏師古曰、建號ハ自立シ侯王ト爲ルナリ。  
燦至風起ノ燦ハ火飛アラリ。

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選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

六一七

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陰揚楚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時折漢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城臯。張晏曰於城臯傷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散。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

為百姓請命注正義士卒亡也。札記士卒不死二作也。云云。誤。士卒亡三字二作也。考證漢書注二據改。

懷侯之德。札記懷侯侯以他二作也。云云。游本以。各本之。二誤。維志云。漢書正。以二作也。

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

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

故曰西向也。止楚漢之戰。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

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

東殺龍且ハ、札記云、楚兵ヲ擢キ、龍且ヲ殺ス、ト一事ナリ、漢書漢紀並ニ遂斬龍且ニ作ル。

守儋石之義注集解一儋與一斛之餘ハ、札記云、毛本與字ナシ、斛疑フ當ニ石ニ作ルベシ、餘注所謂家無儋石之儲、儲字今本亦係誤、又案ズルニ、此照モト漢書揚雄傳ニ出ツ、疑フ按解尙脫文アラソ。

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閒名器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之餘。○索隱曰：儋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始音胎。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

故知者決之斷也、札記云、雜志云、當二決者知之斷也二作ルベシ。

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螫之致螫。正義曰。音適。騏驥之

踣躅。徐廣曰。踣一作躅也。不如鴛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

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

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

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

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

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

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

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

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

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圖案章昭曰。今中盧縣。

○索隱曰。徐註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盧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

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盧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章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

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

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

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

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

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

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

故忍而就於此、顏師古曰、就、成也、今日ノ功ヲ成スナリ。○鍾離昧家在伊廬注徐廣曰云云、錢大昕曰、橫濱青郡國志ヲ按ズルニ、伊廬ニ作リ、注史記亦盧字ニ作ル、廣盧古者多ク通川ス、今ノ江西廣廬縣、土人讀テ盧音ノ如シ。

遂拔擊信ハ、胡三日曰、城ハ、加フルニ紐械ヲ以テス、擊ハ、加フルニ微末ヲ以テス、稱病不朝從ハ、斬師古曰、朝ハ朝見ナリ從ハ從行ナリ、居常鞅鞅ハ、顏師古曰、鞅ハ、志滿ケザルナリ、絳灌ハ、絳侯周勃灌將軍嬰ナリ、

多多益善耳ハ、楊慎曰、程子曰、分數明カナルナリ、按ズルニ、孫子曰、衆ヲ治ムル、寡ヲ治ムル如シ、分數是ナリ、注ニ部曲ヲ分

ト爲シ、什伍ヲ數ト爲スト、程子蓋此ヲ取ルナリ、陳豨拜爲鉅鹿守ハ、鉅鹿大町曰、此時、鉅鹿ハ趙國ニ屬ス、豨蓋趙相國ヲ以テ、鉅鹿守ヲ兼スルナリ、漢初、王國領スル所ノ郡、亦守ヲ置ク、淮陰侯曰公所居、札記公下之字アリ、云フ蓋劉之字アリ、漢書ト合

漢十一年ハ、札記十年ニ作ル、云フ各本十下一字ヲ衍ス、蓋劉ナシ、

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逵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

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

六二五

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按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且喜且憐之、胡三省曰、喜、憐、其過、除、其、功、大、ナル、ナリ。

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鐘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銳精持鋒、胡三省曰、銳精ハ、精銳ヲ磨洋シテ、之ヲ銳スルナリ。上曰置之、置ハ猶舍ノ如シ、又教ナリ。

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冢。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殄。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偽遊可歎。

黃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摧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方為漢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盡善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于死者也。失職快快。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茅坤曰。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為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濞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陳霆曰。子房進履于圯邊。韓信受辱于跨下。後一為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楊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嚴蒼淮陰何必減。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程敏政曰。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為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羣臣而欲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於心胸之間。當此時也。侯之死生繫于人之言。則不容髮。為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陛下宜使親信之臣視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侯謁而擒之。是果何等語哉。正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不義之甚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終

六二九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故

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為雙。○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

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

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正義曰。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徒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

是司徒之後言。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

韓王信盧縮列傳、札記  
韓信二作、云、各本  
韓下王字、行、宋本  
蓋對ナシ、索隱本ト合  
ス。  
故韓襄王孽孫也ハ、顔  
師古曰、孽ハ庶ナリ、顔  
ノミ、張說非ナリ。



通說漢王曰云云、及韓  
師古曰、高帝紀、及韓  
彭英盧傳、皆斯說、是  
楚王韓信之辭、復韓王  
而韓王信傳、復韓王  
之辭、將二人勳  
錯スルカ、大旨實ニ同  
キナリ。

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

隱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曰。跋音岐。

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

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

綱案漢書曰。封為樓侯。○索隱曰。地理志樓縣屬南陽。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

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漢二年。韓信略定韓

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

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

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

國被邊、孤師古曰、被、猶帶ノ如キナリ。

疑信數間使、煩師古曰、間、私ナリ。

與其將白土人云云、札  
記云、志疑朱子文漢書  
辨正ヲ引テ曰、一與字  
ナ多ク、按ニ通鑑與  
字ナシ。

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綱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破。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正義曰。并州。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三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

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

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

後復破之ハ、札記後字ナシ、云フ各本復上後字ナシ、漢書ナシ、雜志ニ依テ刪ル。

居代上谷ハ、札記云、上字行ナリ、漢書居代各ニ作ル、上谷ノ若キハ、平城ヲ去ル遠シ。上出白登ハ、漢書出字ナシ。

附令疆弩傳兩矢外嚮ハ、顏師古曰、傳讀テ

附ト曰フ、一弩毎ニ兩矢ヲ加ヘ、外ニ嚮ヒ、以テ敵ヲ禦グナリ。

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

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

復聚兵樓煩西北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

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

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

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使人厚遺閼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

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

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請令疆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

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

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

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

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

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

陽之事一應劭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今及寇攻馬邑僕不能

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陸

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債音奮張晏曰債僂仆也○正義曰

盲者不忘視也ハ、札記云、盲者、盲刺人ニ作ル、上句ト合ス。

爲弓高侯注案陸榮慶、札記發疑ニ作ル、云フ史記功臣表案陸、及ヒ漢書韓王信傳注ヲ按ズルニ香灼ヲ引キ、竝ニ晉ニ作ル、今惟明嘉靖廣東本漢書、晉陵ノ字アリ、地理志、晉陵ハ北海ニ屬ス。

卒爲案道侯ハ、札記云、志疑云、卒疑フ爲ニ今ニ作ルヘシ。

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晉以爲辭。

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

人不忘起。

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爲疎。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卽位痿痺是也。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

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

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章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

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頽當爲弓高侯。

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秦陵。○正義曰。滄州縣。嬰爲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

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證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

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鄒陵之鄒。○索隱曰。音假。又一言反。又休延反。

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

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頽侯。續說後。徐廣

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頽五格反。作維。音洛。龍頽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頽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案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頽侯。漢書功臣表云。後元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頽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

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

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

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

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

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

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

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

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

為羣臣缺望。如淳曰。缺音辭別之缺。望猶怨也。瓊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章昭曰。缺猶冀也。○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又音企。章昭音冀。及虜

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

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

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

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

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

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

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

欲急滅豨等已盡。札  
記豨等二字。各本ナシ。  
フ毛本重ナシ。各本ナシ。  
按ニ通鑑亦重ナシ。

欲令久亡。連兵勿決ハ、  
胡三省曰。之ヲシテ兵  
ヲ連テ相持シ、勝負久  
シカシテ決セザラシメ  
ント欲スルナリ。

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

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

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

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

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

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呼。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

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

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

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

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

降者言張勝ハ、札記云、此降者二字、疑フ復衍ナラシ。

幸上疾愈自入謝ハ、顔師古曰、上ノ疾愈ルヲ得テ、自ウ入テ謝シ、以テ己ノ幸ヲ爲スナリ。

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爲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豨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胸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滅荼封豨爲陽夏侯以

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

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己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

陳豨者宛胸人也注云宛胸大胸曰地理志宛胸地ナリ、濟陰ハモ公稱シテ梁人ト爲ス、及高祖七年云云、上至平城還、迺封豨、列侯、表、按ズルニ、高祖六年正月ハ、豨ノ元年ナリ、又云、已ニ滅荼ナリ、破リ、豨ヲ封ジテ陽夏侯ト爲スト、則豨ノ侯タル、平城ノ前ニ在リ。

監趙代邊兵、札記云、漢書兵字ナシ、疑フ下ニ涉リテ衍ス。

及高祖七年、札記十年ニ作ル、云フ各本十ナ七ニ誤ス、考證改ム。自立爲大王ハ、札記大ナ代ニ作ル、云フ宋本

中統高刻毛本吳校金板同、他本大二誤ス。

以羽檄徵天下兵、注飛羽檄之意也、札記云、中統高刻游毛本、飛羽檄取二作、疑、皆錯誤アリ、當二取、飛檄之意也、作ルヘシ、以慰遣子弟、札記以上不字アリ、云フ高刻不

吏人爲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

字アリ、漢書漢紀ト合ス。擊斬陳豨將侯倣王黃ノ王黃二字行ナリ、下ニ生得ト云ヒ、又樊噲傳ナ按ズルニ、大將王黃ナ隣ストアリ、則擊斬ナ誤ト爲ス。破豨將張春于聊城ハ、札記云、考證云、當ニ是聊城ナルベシ、兩策ニ所謂、秦子異人質于趙、處于聊城者ナリ。

郡中都注正義于遼ハ、札記平遙ニ作ル、云フ官本平、各本于二誤ス。

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倣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眞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爲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

邪人遺說ハ、吳寬曰、邪人ハ、前ノ韓王信、王黃等ナシテ、説テ陳博ヲ誤ラシム、是ナリ。

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類當歸國。龍領有功。盧縮親愛。羣臣莫同。奮燕是王。東胡計窮。

黃震曰。信以韓王庶孽從漢。復封韓。既而漢疑之。徙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爲患如此。盧縮與帝居同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子。縮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此則縮之罪也。然信稱且暮乞貸蠻夷。縮亦爲蠻夷所侵。嘗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疏遠致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類當。信之孫嬰。與縮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慕魏公子之爲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餘千乘。卒于見疑而以反誅。此尤庸妄可爲戒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

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爲王。榮并王三齊。陳涉

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伴爲縛

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

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

當王。遂自立爲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

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

田儋列傳。王鳴盛曰。六國ノ後。惟魏約。韓信。田儋。三人傳アリ。魏王信。韓王成。趙王歇。楚懷王孫心。若キハ。則其事已ニ互ニ他處ニ見ハル。故ニ皆列傳ヲ爲ラズ。實出テ欲セザルノミ。諸田ノ王ト稱スル者ニ至テハ多シ。皆儋ノ傳中ニ見ハス。儋實ニ事ニ首スルヲ以テ。聊用テ標目ト爲スノミ。此事ニ隨ヒ文ヲ立ツ。成例アルニ非ザルナリ。

走東阿ノ上、札記東字アリ、云フ中統游毛本上ニ東字アリ。

救於齊。齊王田儻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儻於臨濟下。儻弟田榮收儻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儻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畱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儻子市爲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

蝮螫手則斬手云云、蓋蝮螫手、手足斬之則成也、今三田ノ楚趙ニ於ル、親ナシ、特ニ手足ヲ斬ルノ威ニ非ザルナリ、而テ秦ニ志ヲ得シムレバ、則テ墳墓ノ身ヲ害スルノミニ非ザル也、故ニ何爲レノ殺サザルト曰フ、注余ク釋ル。

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腫。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愛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

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索隱曰：齟音蟻。齬音紇。齟側齒較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行鞭

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

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



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

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

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

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

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十一月。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密。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相橫走博陽。札記云。考證云。漢書走博二作。蘇林曰。泰山博縣。此陽字衍。志。疑云。漢書傳。田橫。

破り高博ニ至ル、傳瓦  
傳、相國參ニ屬シ、博ナ  
蘇ストアリ、博陽ノ若  
キハ、則汝南ノ縣ナリ、  
下本誤ル。

入海居島中ハ、津板通  
經校正云、隋書地理志  
云、東萊郡即縣二田  
橫島アリ、北史楊愔此  
二置ル、海州東海縣ノ  
島山ト自別ナリ、詳  
ニ錢大昕辨正ニ見ユ。

致族夷ハ、顔師古曰、其  
族ナ平除スルナリ、  
大者王ト小者通侯耳、  
顔師古曰、大者ハ横ノ  
身ヲ謂フ、小者其徒屬  
ナリト、按ニ顔説是ニ  
非ルニ似タリ、蓋皆横  
ニ屬シ、大ナレバ則王  
ト爲シ、小ナレバ則侯  
ト爲ント言フナリ。  
南面稱孤ハ、顔師古曰、  
王者自ヲ稱シテ孤ト曰  
フ、蓋謙ノ爲ナリ。

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鄒生。今聞其弟鄒

六四八

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鄒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廢置。應劭曰、戶鄉在偃師。瓌曰、廢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

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

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

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

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註云。雍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蓬。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

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

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蒯

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

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亮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

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儂殞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鄆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ハ、  
札記不無善畫ニ作ル、  
云フ索隱本不無、各本  
誤倒ス、根拠曰、五百人  
皆至賢ニシテ、蘇班等  
クモザル者ナシ、乃能  
ク圖謀シ、以テ其國ヲ  
存スルナキハ何ゾヤト  
フ謂ナリ、董份曰、索  
隱鄙陋極テ笑フベシ、  
無不善畫者ノ句即昌黎  
ノ所謂五百人ヲ以テ、  
劍鋒ニ脱ルル能ハズ、  
是ナリ。



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濇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

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

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毫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毫是河間守

軍於杠里正義曰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正義曰汴州縣以卻敵先登

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

於曲遇索隱曰音鵠順邑名也○正義曰曲丘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

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

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

而無邑項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龍策假其位號或得邑

樓注正義樓門、札  
肥門關二作、云、各  
本門二限、考證改。

亞夫謀云、札記亞父  
二作、云、沒本夫二  
亞夫謀之、札記、亞  
志云、肩字限、漢書  
屏二作、中試董劉游  
本之字、沛公二字  
ア、

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絕河津正義曰

津在河南府東。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攻秦軍於犍正義曰在汝州破

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正義曰鄴音擲在鄴州以卻

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

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

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

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

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

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綱案漢書音義曰撞音立帳下徐廣曰一

臣恐天下解注正義為絕  
句高儀曰解心疑大  
王復何疑所三  
テ、而テ解テ以テ絶句  
ト爲ス。

樊噲等四人、漢書與  
字ナシ。

爲列侯樊噲注正義  
曰、惟陽臨武縣、趙大  
明曰、臨武、趙大  
臨武、趙大、未ダ必達  
ク、惟陽ノ臨武ヲ取ラザ  
ルナリ。

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  
騎於雍南破之、方苞  
曰、雍ノ輕車騎ハ、秦兵  
ノ雍ニ屯スル者ナリ、  
蓋西縣ノ丞ヲ白水ノ北  
ニ、雍ノ輕車騎ヲ雍ノ  
南ニ擊テ、皆之ヲ破ル  
ナリ、文義正二下ノ從  
擊秦車騎填東ト類ス、  
此雍ハ秦ノ地ナルヲ以  
テ、故ニ秦ノ首ハザル  
ノミ。  
注皆灼曰白水今廣魏  
縣、札記廣下平字アリ、  
云フ平字、考置漢書注  
ニ據テ増ス。

瞋目而視。項羽曰。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皆皆血出。

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

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爲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恐天下解。正義曰。紀實反。至此爲絶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

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

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

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請責也。亦或作誰。正義曰。幾

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

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關案如淳曰。昔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

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徑孫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

正義曰。上從。攻雍。秦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關案。秦音胎。○索隱曰。案雍。即雍於拱反。扶風雍昌縣。秦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秦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

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一本車作軍。索隱曰。小顏亦以爲今之地名。○正義曰。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

里。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岐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

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

丘。至櫟陽。正義曰。雍州縣。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

宿樊鄉。即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爲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

樊川也。

攻鄴魯丘薛注正義曰  
ノ下、札記鄴字アリ、  
云フ官本鄴字アリ。

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

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

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

陽夏。正義曰。夏音假。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大破

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

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

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

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也。至雲

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徐廣曰。曼一作穽字。○正義曰。襄國邢州城。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

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遷

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

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

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

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正義曰。解福。人姓名。與諸

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

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

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

將軍太卜太僕。札記云、  
太卜ハ、疑フ即下文太  
僕ノ誤行ナリ、毛本明  
監本此二字ナシ、漢書  
亦ナシ。

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追曰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隨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

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索隱曰。媿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鄴商者。

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

高陽人。

索隱曰。鄴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義曰。雍周西南聚邑人也。

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

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鄴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鄴生傳及年

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此下凡用十一以字。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

人屬沛公於岐。

索隱曰。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紀云。鄴食其說。鄴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鄴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

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

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關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

之。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

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正義曰。北地。寧州。上郡。鄜州。破雍將軍烏氏。案

漢王賜商爵信成君。札記。錢晉石云。穰出。疑。誤。ナラシ。烏氏。札記。氏。二作。ル。云。フ。案。本。為。各。本。烏。二。誤。ス。

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正義曰。縣在經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周類軍枸邑。

案。隱曰。枸邑在。右扶風。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駟。○索隱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正義

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

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

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

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

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

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曰。易

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

千戶。正義曰。涿。幽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

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注。索隱曰。其地闕。錢大。所曰。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龍兌汾門。臨樂。以。テ。燕。ニ。興。フ。龍。脫。ハ。即。龍。兌。ナリ。脫。亦。兌。音。アリ。

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關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堅蔽若垣牆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魏徵戰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鄒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鄒商令其子況詳見呂后紀給呂祿索隱曰給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爲

六六四

天下稱鄒況賣交也鄒實曰國ヲ重トナス則朋友ヲ輕ト爲ス是故ニ寄、條、産ヲ給カザレバ則北軍入ルベカラザルナリ、鄒生ノ節當ニ交ヲ賣ルヲ以テ盛ト爲スベシ、實テ敗ヲ取ル、將ニ之ヲ賣セントス、況十一舉以テ漢ノ社稷ヲ定ムルナヤ。

爲太常坐法國除、札記云、志疑云、七字後人ノ妄増リナ。

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鄒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裴駰曰俞音舒○索隱曰俞音飲縣名又音輸在河東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戚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續鄒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正義曰汝陰卽今陽城沛人也爲沛廢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爲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

嬰證之後獄覆、陳沂曰、之ヲ證スハ、已ニ其傷ケザルヲ證スルナリ、故ニ嬰後又翻覆アリ、故ニ嬰坐繫セラレ、且掠ヲ受ケタル也、注明テ缺ク。

降泗水監平ハ、楊慎曰、降ハ、之ヲ降スナリ、嬰ト何ト、或ハ兵ヲ用ヒ、或ハ之ヲ招降スルナリ、嬰説是ニ非ズ。

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章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云。高帝自言不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一日未詳。正義曰。上爲子僞反使所迎高祖。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

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索隱曰。案說文云。匱。

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

徐廣曰。令也。颯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

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

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

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

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

在後。常蹶兩兒。欲弄之。

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

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雍樹。而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漢王怒。行欲斬

以兵車趣攻戰疾ハ、顔師古曰、趣ハ讀テ促ト、曰フ急速ヲ謂フナリ、次下亦同ジ、董汾曰、奉車從ト首フ凡五、以兵車趣攻戰疾ト首フ凡四、以太僕從ト首フ凡三、爲太僕及以太僕ト首フ凡十、傳正ニ嬰太僕ヲ以テ其身ヲ終フルヲ見ハスノミ、其兵車ヲ以テ趣戰、孝惠魯元ヲ載セ。平城ノ圍チ出テ、代邸ニ迎ヘ宮チ清ムルヲ首フ、其長ズル所、此ニ在ルヲ見ル、眞ニ太僕ナリ。

面雍樹乃馳ハ、顔師古曰、面ハ俯ナリ、雍ハ之ヲ抱持ス、兩兒ヲ取リ、面己レニ背カシメ、而テ之ヲ抱持シ、以テ

馳スルヲ言フ、服樹ヲ  
因テ走ルト言フ、戰尤  
モ疎ナリ、痲讀テ塊ト  
曰フ。  
注蘇林曰南陽、札記云、  
考禮云、漢世注南方ニ  
作ル、按ズルニ、秦際  
引ク如キハ、則モト南  
方ニ作ル。  
食新陽注漢書沂、札記  
云、志疑云、水經注六、  
沂陽ニ作ル。

嬰固徐行ハ、顏師古曰、  
故ラニ閑暇ヲ示ス、士  
卒ノ心ヲ固クシ、而テ  
敵ヲシテ測ラザラシラ  
ル所以ナリ。

賜嬰縣北第第一ハ、漢  
書縣字ナシ、顏師古曰、  
北第ハ、北門ニ近キノ  
第ナリ、嬰故第一ナリ。

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  
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  
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  
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  
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  
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開圍一角高  
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  
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綱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

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  
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  
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  
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  
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  
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  
諡爲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踟地悲鳴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  
子侯頗尙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  
殺國除

及秦軍於杠里疾鬪。凌  
雅曰：此傳、疾鬪、凌  
疾力、疾戰、所將卒、  
受詔別擊、及比生得、  
身生得、以、眼、口、爲  
字、然、亦、從、字、法、以  
字、法、又、嬰、名、字、  
用、其、首、冠、之、錯、綜  
顛、倒、變、化、測、之、  
戰、疾、力、之、類、師、古、曰、  
疾、力、急、速、力、之、  
疾、力、也。

穎陰侯灌嬰者。正義曰：今陳州南穎縣西。北十三里穎陰故城是。睢陽販繒者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  
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  
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  
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  
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  
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士。加美號耳。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  
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

降下碭以至彭城、漢書  
以下北字アリ。

攻下黃ハ、漢書攻下外  
黃ニ作ル。

可爲車騎將者、礼記云、  
車字ナリ、漢書車字  
ナシ。

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爲公。  
今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  
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  
駱甲習騎兵。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今爲校尉。可爲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  
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  
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凡六用受詔字。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  
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凡九用所將卒字。所將卒斬右

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〇索

隱曰。案武柘縣令也。〇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案滑州昨城。本南燕國也。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

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〇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宮殿尹是。擊王武別將

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

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

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

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

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

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

使北迎相國、漢書使、從之作。

攻龍且、留公於高密、札記、公下旋字アリ、云、中

統游本、吳校金板、此ノ如シ、宋本王柯校、毛旋字ナシ、索隱本旋ナ族ニ作ル、注同、於字ナシ。

攻博陽、札記、志疑、博ハ乃傳ノ誤ナリ。

復得亞將周蘭、漢書周蘭二字ナシ、按ニ上文生得亞將周蘭アリ、漢書是ナリ。

縣介稱公旋其名也。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〇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文穎曰。生得

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

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

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趣。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綱案。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〇正義

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

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正義曰。郟音談。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

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〇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案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

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酈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周

蘭與漢王會頹鄉。徐廣曰。苦縣有頹鄉。〇索隱曰。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要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

即今州。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

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

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

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

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

六七五

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

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滎石。服虔曰。滎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臥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

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

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

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

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

誅。徐廣曰。一作銖。○索隱曰。案漢書作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

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

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

卒斬敞及特將五人、  
所ノ卒ヲ謂フ、特ハ、  
獨ナリ、各特ニ將トナ  
ル。

平長安高麗、漢書安下  
漢字アリ。

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  
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  
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  
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  
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  
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曰。風方風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  
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  
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  
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  
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

六七六

六七七

平侯阿、札記、志疑  
云、何乃何ノ誤ナリ、  
小臣表、灌夫傳、漢書  
顧錯傳、故二何ニ作ル、  
漢表ヲ按ズルニ、亦何  
ニ作ル、然ルニ此傳、各  
本皆阿ニ作ル、姑ク之  
ニ仍ル。

索隱述贊更王、札記云  
誤ナリ。

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  
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  
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賊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  
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繪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  
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  
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況賣交。舞陽  
內援。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柯維騏曰。太史公各傳文法各異。噲傳疊用先登字及斬首若干級字。商傳則疊用以  
字。夏侯嬰傳則疊用兵車趣攻疾戰字。灌嬰傳則疊用疾力疾戰字。斯子長文章之妙  
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列傳、方苞曰、漢初文臣、御史大夫、丞、中丞、並二重、丞、中丞、兩職、丞兼、故二合傳、其餘御史大夫、爲五人、具二釋、故二之、者六人、皆發明、所、以、故、其、名、總、記、者、不、戒、ト、ナ、ス。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

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

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是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

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鎡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

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

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

漢書計相ハ、顏師古曰、  
計相ト號ス。故ニ  
更以列侯爲主計ハ、顏  
師古曰、計相ノ名ヲ去  
リ、更メテ主計ト號ス。

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方苞曰、漢興リ、御史

大夫ト爲ル者五人、皆  
張敖ノ前ニ在リ、張敖  
既ニ相ナリ、而テ申屠  
嘉ニ代ル、故ニ許淮  
南ニ相ナルニ於テ、預  
メ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ナリ、然ル後五人ノ  
御史大夫ト爲ル、脈絡  
相貫キ、而テ主客ノ分  
判然ナリ、若以前丞相  
ト爲ル者、名跡顯著也、  
故ニ復言ハズ、嘉以後  
丞相ト爲ル者六人、別  
ニ其名氏ヲ最シ、而テ  
從從員ニ備ハルナリ以テ  
之ヲ蔽フ、別ニ見ルア  
ル者ハ列セズ、皆職法  
ノ然ラザルヲ得ザル者  
ナリ、按ニ最ハ、案ナ  
封爲高景侯注徐廣曰元  
年、札記九年二作ル、  
云フ毛本九、各本元ニ  
屬ス。

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

六八〇

沛公以周昌爲職志。

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

周苛爲客。

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

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

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爲虜矣。項羽怒。烹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

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

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封二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爲人

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綱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

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

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

知其不可注正壽日期、  
札記期字昌二作ル、云  
フ昌ナ期ニ誤ル、考證  
改ム。  
御耳於東廂、札記廂ナ  
箱ニ作ル、宋監小類ナ  
引クニ依テ改ム、漢書  
箱ニ作ル。  
爲隨附、札記隨ヲ隨ニ  
作ル、云フ宋本毛本脫、  
各本隨ニ誤ス。

且代君之位ハ、茅坤曰、  
方與何ヲ以テ幾ノ能ク  
昌ニ代ルヲ知ル、必幾  
嘗テ與ニ誤テ、而テ逆  
メ之ヲ知ルナリ。

趙堯進爵同ハ、札記云、  
志疑云、宋祁曰、問、堯  
フ開ニ作ル、按ニ漢書  
開ニ作ル。  
與呂后有郤耶、漢書郤  
ナ隨ニ作リ、耶字ナシ。

其人有堅忍質直、札記  
有字ナシ、云フ人下有  
字ナシ、今刪ル、雜志  
云、御覽職官部、引テ  
無シ、漢書其人堅忍抗  
直ニ作ル、亦有字ナシ。

知其左遷注索隱不得下  
任諸王、札記王上侯字  
アリ、云フ中統游本侯  
字アリ。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章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義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周昌爲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近也。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環曰：方與縣令也。」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

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耶？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正義曰：桓譚新論云：使周相趙不如意無幾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章昭以爲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類此。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

無以易堯ハ、顔師古曰、堯之ヲ爲ス可シ、他人勝フル能ハザルヲ言フ、易ハ代ナリ。

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諡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傅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歲。正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

乃抵堯罪。

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

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

正義曰。辟音避。

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

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

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

徐廣

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會孫越人元鼎二年爲太常。坐酒酸國除。闕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此徐氏據漢書爲記。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爲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二過也。

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

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

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

平陽侯曹窋ハ、札記留ニ作ル、云フ柯凌窟ニ誤ス。  
不與大臣共誅、札記云、不字ヲ衍ス、漢書云、與大臣共誅呂、後坐事免ト。

三歲免注正。其二過也。札記ニテ作ル。

緒正律曆、漢書注、文類曰、緒ハ尋ナリ、其統緒ニ本ヅキ而テ之ヲ正スナリト云フ。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ハ、札記云、舊刻入、錢等石云、倪氏史漢異同、許氏史漢方駕錄、此傳入ニ作ル、今本皆人ニ誤スト、而テ方苞ハ人字ニ從ヒ、之ヲ解シテ曰、比ハ、刑罰ノ比例ナリ、尙書呂刑ニ、上下比罪、禮記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蓋漢初法ヲ約シ刑ヲ省キ、蕭何律ヲ造ル、則テ尙フ、律ノ未ダ詳ニモザル所、蒼更ニ上下大小ノ比例ヲ以テ之ヲ定ム、猶後世律ノ外、更ニ例アル如キナリ、此刑罰ノ律、故ニ律令ト曰フ、樂音ノ律ト異ナリ、蒼律ヲ吹キ、樂器ト人聲トヲ調ヘ、又比例ヲ以テ刑律ヲ定メ、又百工ノ爲ニ程品ヲ立ツ、故ニ及ト若ト

ノ文ヲ以テ相承屬ス、其三事タルヲ別ツ所以ナリ、將四谷曰、比定ナル者ハ、舊律ヲ以テ相比シ、而テ新律ヲ定ム、即文帝十三年、張蒼馮敬、議シテ律ヲ定ムルヲ謂フ事ナリ、詳ニ漢書刑法志ニ見ユ。

子類注一作類、禮記云、雜志云、類ハ乃類ノ屬ナリ。

以材官蹶張、顏師古曰、今ノ弩、手ヲ以テ張ル

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尙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鳥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於樂官使長行之。環曰。謂以比。故取類

以定律與條令也。○正義曰。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辭。○索隱曰。音灼。說爲得。

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嗣案漢書曰。蒼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應前王陵言沛公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

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類。音曠。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願代侯。則願即類。與漢書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嗣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蹶。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

有馮張士。○索隱曰。孟康云。主張強。弩。厥其月反。漢令曰。厥張士百人也。

餘見無可者。顏師古曰。見。見在。人。ナ。謂。フ。

文帝嘗燕飲。ノ。嘗。ハ。漢。當。二。作。ル。

吾輩之ハ、顔師古曰、私ニ之ヲ戒教セント欲スルヲ言フ。

有馮張士。○索隱曰。孟康云。主張強。弩。厥其月反。漢令曰。厥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所類反。

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

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

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

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

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

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剛故城是也。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

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

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

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

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

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

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

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

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

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

他官居其中注漢書尤  
官禮記雜志云先  
它形近ウシテ誤ス  
後人又改テ他ト爲スナ

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堧之堧。○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

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

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

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尤官爲散官。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

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

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與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

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與改封靖安侯。子侯與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

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

劉舍爲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

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

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徐廣曰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皆以列

侯。繼嗣。媢媢。徐廣曰媢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躡。○索隱曰媢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躡躡。音初覺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尙書斷斷。猶無他技。廉

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

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曆何哉。周昌木

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掘強如木石焉。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

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

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卒而有章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

然丞相傳都省。章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

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  
ハ、禮記、志疑云、句解  
スベカワズ、漢書專選  
用秦之顛頊曆ニ作ル。

孝武時丞相多甚云云、  
漢書曰、此後、車丞  
相章丞相等ヲ紀スル、  
故ニ褚先生ノ筆、太史  
公ノ原文ニ非ズ、趙翼  
曰、張蒼申屠嘉傳後、  
征和以後相ト爲ル者ヲ  
增記ス、車千秋ノ外、  
章、相、郎吉、黃

謂アリ、皆宣帝ノ時ナリ、宣元成、匡衡ハ、則元帝ノ時ナリ、此皆少孫則ニ傳聞アリ、各傳ノ後ニ綴ルナリ、按ニ諸先生、名ハ少孫、沛人、漢元帝成帝間ノ人ナリ。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章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伴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章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

六九二  
六九三

奏京兆尹趙君云云、以下文齊明ナラズ、宜ク漢書趙廣漢傳ニ據テ解スベシ。

陳平亦勅中尙書、札記云、宋本蓋刻尙字ナシ。

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尙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



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章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

何見之明也。札記云。宋本毛本何上是字アリ。

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章玄成代。

章丞相玄成者。即前章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章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

給<sub>二</sub>食飲<sub>一</sub>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

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札記云。御覽二百四。引命字合二作。疑。今本誤。

六九六  
六九七

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屢不得者。衆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

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緝。秦曆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姦姦。無所發明。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終

(漢文大系第六卷總紙數七百四十四頁)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九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發行

(漢文大系第六卷與付)

正價金貳圓

校訂者 重野安釋

編輯者 合資會社 富山房編輯部

合資會社 富山房社長

發行者 坂本嘉治馬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印刷者 青木弘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 秀英舍第一工場

發兌元

(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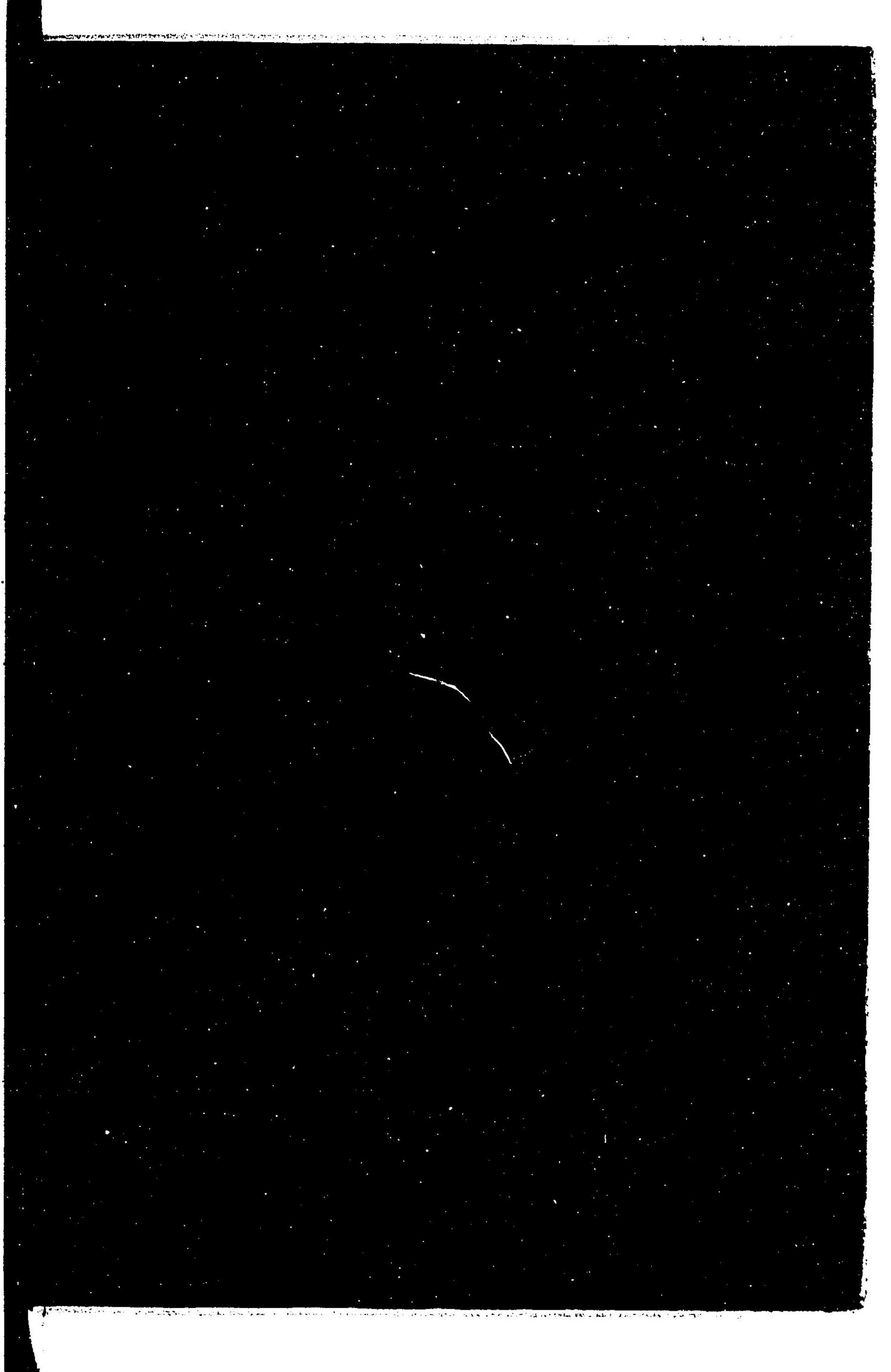
東京神田區 合資會社 富山房

電話本局 一〇三六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12-2-25

316

138



316

138

202222-001-2

316-138

史記列伝

重野 安繹/校

上

M44

EDC-0078



28.12.44